

欧阳

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,说是昔日香港哄闹一时的白鹤派与太极派擂台录影真迹——画面很有些让人不齿的意味。

坦白说,我很怀疑影像呈现的“事实”,两个号称宗师的侠客动手比划,固然不好和拳击,以及自由搏击台上的“暴徒”同日而语——这个俺心里也是有分寸的,然而真没想到所谓的大师过招居然与街上的混混博弈相比,也有云泥差距。这个,我真是不能相信影像的真实性。

关于武术,前阵子有一些说法,好像搏击不是武术,而“武术”的神功则主要是生存在传说中。众位大神各执一词,其中的“真理”因为缺乏实践的检验,确实有些不好分辨。我倒觉得,这里面其实不是“武术”的事儿,而是一些人喜欢瞎想做梦,而另一些睡不着觉的人不愿意别人做梦,非得让人从美梦中醒来陪着他一起流浪。

当然了,这些仅仅是我随意地那么一说,对武术弄棍的事儿我是一知半解。俺好学,所以请教了,但还是云里雾里,我有一官人同学,自称对少林寺了如指掌,很多寺里和尚不知道的机密他都门儿清。于是就问他了:少林寺到底是不是真有那么厉害?当然啦,他说,现在海外好多分部,影响大着呢!然后就深入到少林的八卦宝库里去了,越讲越远,彻底和我想问的没了干系……他显然听不懂俗人的问题。

看来我得自我释疑。对武术的皮毛知识有所获悉是大学时段,之前虽然知道有武术这个行当,但在少年的印象里名声不太好。我生长的那个小地方比较贫穷,行武的都是些民间人士,而且参与的少年全数学习不好,苦练基本上是在打架层面找寻做人的尊严,所以有点流氓的意思,只好敬而远之。

到大学后,我常去邻校的二哥那里,有一回我突然发现二哥床上堆着不少武术杂志,这一翻看才知道武术精深博大,飞檐走壁、隔空打牛什么的都不算什么绝招,很厉害的样子。所幸学过逻辑知识,觉得太过诡异,问二哥怎么也迷上了这些东西?二哥说,没想到正规的刊物会如此,不过,某人能让麻雀在手掌上飞不起来,理论上是可以有的,但他并不相信真有。既然如此,何必浪费钱买废纸?原来他参加了武术班,本想买书学点理论,没想到买回了一堆神话。

估计二哥比较有天赋,学了两个学期居然名声外溢。某天他说有个厉害角色要和他比划一下,让我陪他一起去。到了比武那天,才发现对方职业练家子的味道很浓,有点为二哥担心。好在人家英雄相惜,给二哥也带了那种漏指头的手套,说是点到为止,都别伤着。戴好手套划下道,直戳了当地就开始了演出。只见专业选手滑步挺进,两手像蛇吐信一样变换着向二哥飘袭过来。

我没见过二哥训练,也不曾目睹他出手,想着他应该是打沙包或者是像书上说的那样,一个侧身之后抡起飞腿之类……两人瞬间就聚合到了一起,但见专业好手左拳虚冲的同时,右拳从上面劈劈而来。二哥完全脱离我的想象,既不躲闪也不格挡,脑袋一偏,用左肩去接拳的同时,两手一通乱拳就出去了,应该没有10秒钟吧?高手就倒在地上举手示意暂停。二哥拉他起来,没事吧?没事。再来?结果练家子说,你这什么章法都没有,完全是胡打一气!意思可能是这样没有切磋意义,自然是不来了。

回走的路上,二哥笑着说,这个家伙真是呆子,出拳还要招式套路。列宁早就说过,动起手来你还想那一拳重要、好看?必败无疑。列宁说过?“不知道,我们教练老说这句话。”二哥笑笑。看来他的教练文武双全,还看过列宁的书。什么啊,我看他就认不得几个字,不知道他从哪里听来的。

其实,武术本身没那么多花花招数,要说花拳绣腿实质上也不是武术的错,空手道和跆拳道也都是“武术”的硕果。让人费解的是,有那么多人喜欢胡编乱造、添油加醋的东西,所谓的门派吹牛招摇江湖,无非是为了名声,为了招揽徒儿,这本来是没什么的,何况咱这儿夸夸其谈有着深厚的道统土壤。

问题是会有那么些人相信道听途说的演绎评书,把意淫幻想当作真实的场景,还自欺欺人,不知道是“练武”把脑子荒废了,还是沉湎于梦幻拒绝醒来,怪不得会被人不齿……



好多分部,影响大着呢!然后就深入到少林的八卦宝库里去了,越讲越远,彻底和我想问的没了干系……他显然听不懂俗人的问题。

看来我得自我释疑。对武术的皮毛知识有所获悉是大学时段,之前虽然知道有武术这个行当,但在少年的印象里名声不太好。我生长的那个小地方比较贫穷,行武的都是些民间人士,而且参与的少年全数学习不好,苦练基本上是在打架层面找寻做人的尊严,所以有点流氓的意思,只好敬而远之。

到大学后,我常去邻校的二哥那里,有一回我突然发现二哥床上堆着不少武术杂志,这一翻看才知道武术精深博大,飞檐走壁、隔空打牛什么的都不算什么绝招,很厉害的样子。所幸学过逻辑知识,觉得太过诡异,问二哥怎么也迷上了这些东西?二哥说,没想到正规的刊物会如此,不过,某人能让麻雀在手掌上飞不起来,理论上是可以有的,但他并不相信真有。既然如此,何必浪费钱买废纸?原来他参加了武术班,本想买书学点理论,没想到买回了一堆神话。

估计二哥比较有天赋,学了两个学期居然名声外溢。某天他说有个厉害角色要和他比划一下,让我陪他一起去。到了比武那天,才发现对方职业练家子的味道很浓,有点为二哥担心。好在人家英雄相惜,给二哥也带了那种漏指头的手套,说是点到为止,都别伤着。戴好手套划下道,直戳了当地就开始了演出。只见专业选手滑步挺进,两手像蛇吐信一样变换着向二哥飘袭过来。

我没见过二哥训练,也不曾目睹他出手,想着他应该是打沙包或者是像书上说的那样,一个侧身之后抡起飞腿之类……两人瞬间就聚合到了一起,但见专业好手左拳虚冲的同时,右拳从上面劈劈而来。二哥完全脱离我的想象,既不躲闪也不格挡,脑袋一偏,用左肩去接拳的同时,两手一通乱拳就出去了,应该没有10秒钟吧?高手就倒在地上举手示意暂停。二哥拉他起来,没事吧?没事。再来?结果练家子说,你这什么章法都没有,完全是胡打一气!意思可能是这样没有切磋意义,自然是不来了。

回走的路上,二哥笑着说,这个家伙真是呆子,出拳还要招式套路。列宁早就说过,动起手来你还想那一拳重要、好看?必败无疑。列宁说过?“不知道,我们教练老说这句话。”二哥笑笑。看来他的教练文武双全,还看过列宁的书。什么啊,我看他就认不得几个字,不知道他从哪里听来的。

其实,武术本身没那么多花花招数,要说花拳绣腿实质上也不是武术的错,空手道和跆拳道也都是“武术”的硕果。让人费解的是,有那么多人喜欢胡编乱造、添油加醋的东西,所谓的门派吹牛招摇江湖,无非是为了名声,为了招揽徒儿,这本来是没什么的,何况咱这儿夸夸其谈有着深厚的道统土壤。

问题是会有那么些人相信道听途说的演绎评书,把意淫幻想当作真实的场景,还自欺欺人,不知道是“练武”把脑子荒废了,还是沉湎于梦幻拒绝醒来,怪不得会被人不齿……



秋之语

张清伟

一排白鹤
划过天空留下的诗行
那是生命更高的飞翔

一丛芦苇
扬起纷纷的雪花
那是秋风撩拨的念想

一片稻浪
翻滚的金黄
那是汗水收割的光芒

一缕细雨
淋湿心扉的清凉
一夜潇潇乡愁的池塘

水街的早晨

苑广阔

说道广西兴安县的灵渠,自然是各路游客的最爱,但当地居民爱情的,却是水街。

大名鼎鼎的灵渠,是公元前214年由秦始皇下令修建的古代水利工程,不但在秦始皇统一全国,尤其是统一岭南地区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,而且因为其创造性的设计和建造,也被称为“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”。

尤为值得一提的是,因为灵渠主体工程隐于水面之下,极少有突出地面的宏伟建筑,低调内敛的特征,让其历经上千年的历史,仍旧保存完好,经受了历朝历代战争炮火的洗礼。尽管因为大水、洪灾等等原因,也有垮塌的经历,但因历朝历代的及时修缮,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仍旧是“原汁原味”的灵渠。

灵渠的水流出来,顺着一条两三米宽的水渠一路向下,也就成了水街。我到达水街的时候,正是早晨六七点钟,这时候的水街,是完全属于当地居民的,而游客们,多数还沉浸在梦乡之中。

当地居民的水街之晨,和水街的中午、下午,以及属于游客的水街,是大为不同的。这时的水街两岸行人稀少,早起的居民提篮装菜、端盆盛衣,纷纷往水街赶。菜自然是从不远处的菜地新摘的,青翠嫩绿;衣服是昨晚才换下的,它们都将在水街的水渠里得到洗涤。岸下则是洗衣洗菜的,岸上则是晨起锻炼的人,多数人慢走,少数人快跑,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水街的水不大,但因为是活水,所以具有极强的自净功能,即便天天有人在水里洗菜、濯衣,水质依然清澈见底。如果说水街是整个小镇的灵魂的话,水自然就是整个水街的灵魂。水街的水除了一尘不染般干净,就是从下到上,从里到外透着碧绿,这既得益于水底地毡般的水草,也得益于两岸的参天古木。

水街很长,乃至于体力不好的游客,需要歇上几歇才能走完整条水街,水街又很窄,窄到一个成年人似乎从岸这边一步就能跨到岸的另一边。正是因为窄,两岸参天古树的枝叶可以横跨水街之上,用或浓或浅的绿,把整条水街紧紧包住。

水街的早晨,有鸟叫、有流水声、有居民们左邻右

舍的问候声,而这些声音,让水街更显安静。水街两边开设在古朴建筑中的店铺次第开了门,卖古玩书画的,烟酒糖茶的,开始做生意,但这些店铺的主人对待生意的态度却淡定从容,不管你路过店门口,还是走进店里,主人不会主动招呼,更不会像一些景区的商家那样卖力兜售,甚至尾随推销。在这里,客人不开口,店家鲜有开口者,你尽管慢慢看,慢慢选,没看中选中,离去就好,等你看中了,选中了,向店家询价了,店家才会走过来招呼。这样的生意之道,有人觉得过于冷淡,但多数人却感觉自由随意,心生喜欢。

水街上有许多石桥,多数年代久远,从脚下被磨得光滑如镜的石板以及桥身上的斑驳青苔就可以看出来,少数则是几年前新修建的,桥上多数都有亭子,每座桥都不尽相同,亭子也姿态各异。桥可以供人通行过渠,亭可以让人避雨乘凉,而桥和亭组合在一起,就成了水街上的风景,引得游客纷纷拍照。而即便你的相机像素再低,拍出来的照片仍旧有一种油画般的质感,往往让人颇为称奇。

太阳渐高,随着游客的增多,水街渐渐喧闹起来。所有的游客都是沿着水街往前走,一直走到灵



汽车挡风玻璃是如此之大,而后视镜是如此之小——因为过去没有未来那么重要,时时向前看,得空往后瞅。 赵春青画

宋哥的肾

李晓

宋哥总是笑眯眯的,很少看到他急。看宋哥脑门儿宽,我感觉,他心胸也豁达。

宋哥是一个家务男人,几乎天天上菜市场,打酱油,买菜,给妻子做饭。妻子是一家大企业的副总,应酬多,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其实不多。

宋哥这辈子,最得意的事情,还是儿子,儿子高大大的身材,继承了爸爸妈妈的优点,就是稍微内向了一点。三年前,儿子大学毕业,在省城工作。

两年前的某一天,儿子回家说,喉咙总是发炎,尿也少了,总感觉憋着。宋哥没介意,就去药店买了治疗喉咙炎症的药让儿子吃。但几天后,儿子的病严重了,浑身无力,面部浮肿,垂着两个大眼袋。

妻子请了假和宋哥陪儿子去医院检查。那是一个天塌地陷的日子,医生埋怨说,怎么不早来啊,尿毒症……

宋哥摇摇晃晃从医院出来,居然忘了还在医院走廊椅子上坐着的儿子。宋哥脑袋里哗啦啦乱响,恍惚感到医院所有的窗玻璃,都碎了一地。

妻子抓住宋哥的手,求他:“老宋,你不要先倒了!”宋哥点头,泪水还是一下淌了出来。

宋哥跑到坟头前面去烧香磕头:“祖宗,拿我的命,去换儿子的一条命吧!”

苍老是一夜之间发生的。宋哥的白发,是夏天到来的雪。宋哥慢悠悠的性格,也是一夜之间转变的,他变成了急性子。怎能不急?那是和儿子面前张牙舞爪的死神赛跑。

儿子开始了每周一次的透析,那是宋哥和妻子撕心裂肺的过程。

儿子虚弱之极,爬不上家里的楼了,宋哥就背着儿子上楼。儿子瘫软的身体趴在爸爸的背上,还是热乎乎的,宋哥想,儿啊,只要能够这样背上你一辈子,天天回家,我也愿意。

儿子伏在家里二十三层的阳台上,眼神有些迷茫。宋哥感觉有些不妙,他站在儿子面前,笑眯眯地说,好好活下去,你是我们的儿。儿子一下背转过身去。

有天,儿子也是趴在阳台,说了一句话:“爸爸,我对你保证,我不会去死……”

宋哥轻轻地拥抱了儿子,说:“对头,这才是我的儿子!”

宋哥儿子的病,需要肾移植。但合适的肾源,到哪儿去找呢?

有天,妻子小声说,老宋,看看我俩的,合不合适,要行就给儿子一个,是我俩把儿子带到世上来

的,我们得为他的命一直负责下去。

宋哥的肩膀,还是抖了抖。

妻子哭着问他,怎么,你连一个肾,也舍不得?

宋哥倒头就睡,当然没睡着。第二天一大早,宋哥早早叫上妻子去医院检查,看自己和妻子的肾,哪个适合儿子。他站在医院墙外许愿,老天长眼,把自己的给儿子。

一检查,宋哥的肾和儿子完全配型。妻子一头扑进他怀里:“老宋,谢谢你的肾……”

得知爸爸要把一个肾送给自己,儿子拉住爸爸的手说,爸爸,我不要,那是你的肾,不要。宋哥大声对儿子说,什么你的我的,我的不是你的吗?

妈妈开导儿子,爸爸送你一个肾,没啥影响。儿子终于被妈妈给说服了,他说,爸爸,谢谢你,我要对得起你给我的肾。

手术很成功,宋哥从手术室推出来,当时满面发青,但四天后就恢复出院了。老天也真是长了眼,面色苍白的儿子,在得到爸爸的肾以后,脸上有了红润。

宋哥对我说,他这一辈子,儿子成人以后,最大的礼物,就是给了他一个肾。肾,是宋哥的左肾。

后来,宋哥的儿子结了婚,今年,还生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儿,一家人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,心贴得更紧了。



爱德华·霍珀《阳光照在希望街上》局部 络图供图

渠,然后左岸去的右岸回,右岸去的左岸回,整个灵渠和水街,就算游览了一遍。这时候的水街,开始属于游客,而先忙忙碌碌的当地居民,却忽然消失了一样,隐没于岸边的住宅、商铺……

旅游景点的水街,迎来了它新的一天。

哪一天都是春的开始

沈俊峰

供暖多日了,冬渐深,阳台上的这盆映山红仍然开着红艳艳的花朵。

我是在大别山长大的。春天,漫山遍野盛开的映山红,令人心旷神怡。那是春天的花。可是阳台上的这一棵映山红,自从早春来到我家,就一直持续不停地开花,浑身似乎长满了一股楞头青的劲头儿,管他冬夏与春秋,我就四季都开花,咋得了?

更为可贵的是,此时窗外寒风凛冽,其枝头仍然花苞累累,像一群幼儿园里年龄不一的孩子,玩耍得脑袋上冒着热气,随时准备着绽放笑脸。

我的心头暖暖的。

印象中,野生的映山红难以养活,而这棵从花棚中走出来的映山红却让我大开眼界,演绎了另一样别致的生命,四季呈春。如此花语,是不是在告诉我,春,其实存在于每一天?

对春的推崇和热爱,其实是对希望的向往。春天,万物生长。生长,便有希望。青春年少时,与春息息相通,有着许多共同的话语和习性,就像两个差不多大小的孩子碰到了一起,有说不完的知心话,有做不完的人生游戏。那个时候,我把春天视作希望的全部。

因为爱春,我甚至嘲笑秋冬的苍老、威严、一本正经,甚至是颓废、冷酷,最终归于顽硬的沉寂。

后来慢慢长大,对春的感觉渐渐迟钝。当我不再年轻,在某一时刻,突然发现对春已经毫不在意,毫无感觉,倒是愈发欣赏起秋冬的气质和景致。而且,我发现过去的自己是多么狂妄、浅薄、轻飘,哪里能悟到生命的深邃?

原来,秋色如此丰富,秋获如此丰登,甚至寡言少语的冬,也是博大精深,冷硬中蕴藏着生命的激情和强大的力量。哦,春原来是从秋冬的衣兜里跑出来的一个顽皮的家伙。

就像阳台上的这棵映山红,春蕴于心。人生一世,希望其实蕴含于生命中的每一天,无论走在哪个季节。哪个季节都不晚,哪个季节都可以开花,四季轮回,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圆。

因了梦想、憧憬、追求、向往和热爱,我们每一天都在腐朽中激情燃烧,光合生长。光和热,温暖照亮了自己,也温暖照亮了别人,这便是春。这便是希望。

我们走在每一天,每一天都是人生的春。



兰州美食

为平民百姓创造美味面食的是兰州的回族人马保子。马保子自幼家境贫寒,无钱上学,很小就走上了谋生之路。他在家加工制作出一种叫热锅子牛肉面的面食,然后沿街叫卖。辛辛苦苦几年下来,他终于租下一间低矮的小铺面,结束了沿街叫卖的生涯,开始了固定的小本经营。起初,他清晨卖清汤牛肉面,下午则煮些牛肝羊肝摆在门口卖,将煮过牛肝羊肝的汤兑入牛肉汤里,从而兑出了清香美味的牛肉汤。他独具匠心,经营有道,每逢顾客进门,先呈上一小碗香喷喷的牛肉汤,上面漂着翠绿的香菜和黄灿灿的芝麻油,令人顿觉胃口大开。他的生意越来越旺,很多人纷纷前来拜师。马保子死后,其子马杰三接替经营,除了按父亲原有的方法精心烹制外,他还特别在牛肉汤的“清”字上下功夫,使牛肉面的制作更加讲究。用他的话就是:“汤要清而亮,肉要烂而香,面要细而长。”现在流行的说法是:“一清(汤),二白(面),三红(辣椒),四绿(香菜),五黄(萝卜)。”再听听牛肉面中的“大宽、小宽、韭叶、粗细、二细、毛细、荞麦

楞”等种类,就让每个人有了根据自己喜好充分选择的余地,因而兰州牛肉面馆内从早到晚都是顾客盈门,熙熙攘攘的喧闹中,回荡着小堂信“大宽”、“二细”、“韭叶”、“毛细”的吆喝声。正是这些考究的作料和独特的做法,才使兰州牛肉拉面香飘万里,声名远播。

说罢兰州的牛肉拉面,不得不提一提仍由回族同胞经营加工的各种兰州风味小吃,比如甜醅子、灰豆子汤、高担酿皮、羊杂碎等。那由燕麦经过曲子发酵而成的甜醅子,醇香美味,酒味很浓,有时吃多了真能醉人,你只需尝一小碗即可。而由豌豆煮出来的灰豆子汤,消暑泄火,是夏季兰州夜市中颇受男女老少欢迎的小吃。那柔筋筋、滑溜溜的高担酿皮,堪称兰州一绝,令人百吃不厌。被称为“烂而香”的羊杂碎,是冬季兰州的又一风味小吃,喷香可口,具有御寒和强身健体之功效。还有清汤羊肉、手抓羊肉、水晶包子、炒面片、打卤面、凉面、晶糕、粘糕、粽子、糖油糕等等,都是兰州人拿手的传统风味小吃。此外,由于兰州与新疆是地理上的近邻,天山脚下的维吾

尔族烤羊肉、烤包子、烤饅、羊肉抓饭、大盘鸡等,现在也悄然流行在兰州的大街小巷,出现了一些专门经营新疆风味的“新疆美食村”,吸引着本地人及外来食客一饱口福。

吃过兰州美食,在夏日黄昏的黄河岸边漫步,耳畔常常传来一阵阵曾经在黄河浪尖上摔打、如今悠闲自在的回族饺子客们漫出的声声花儿——

远看个黄河一条线,哎哟哟,近看个黄河是海浩,哎哟哟。远看个尕妹是黄金莲,哎哟哟,近看个尕妹是牡丹丹。

……
黄河——母亲,母亲——黄河!站在“黄河母亲”雕塑前,凝视着神态慈祥、端庄美丽的母亲和在她臂中撒欢的顽皮孩子,我突发联想,千百年来躺在黄河母亲宽阔臂弯里,而今充满朝气和灵性的兰州,不就是她最优秀的儿女吗?

黄河母亲养育了兰州,清真美食养育了兰州人民,而兰州牛肉拉面的清香陶醉了五湖四海客。